

學 校 問
白鹿書院教規
程董二先生學則

初學備忘
讀書十六觀補
教習堂條約



卷之二十一
詩經
卷之二十二
書經
卷之二十三
禮記
卷之二十四
春秋
卷之二十五
左傳
卷之二十六
公羊傳
卷之二十七
穀梁傳
卷之二十八
周禮
卷之二十九
儀禮
卷之三十
禮記



初
學
備
忘

張履祥 著

中
華
書
局

叢書集成初編

學 校 問 (及其他五種)

中 華 書 局 出 版 發 行

(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)

秦 皇 島 市 資 料 印 刷 廠 印 刷

一 九 八 五 年 北 京 新 一 版

開 本：七 八 七 乘 二 〇 九 二 毫 米 三 十 二 分 之 一

統 一 書 號：一 七 〇 一 八 · 一 五 一

初學備忘

此據學海類編本
排印初編各叢書
僅有此本

初學備忘卷上

明 桐鄉張履祥考夫著

始余歸自語溪。辛卯僦居錢氏。以兄子失教之故。里中子弟過而學焉。則亦告以所聞。癸巳之夏。兄子以母之喪歸於楊園。是冬予病作。次年春暮。予方起。而兄子尋以疾死。因復去家。館於甌山。念之感憤。不能自己。因詮次其前後。閒補一二。授錢子。以囑昔日同遊之列。夫或達予所感云。時乙未季春之月。考夫識。

大凡爲學。先須立志。志大而大。志小而小。有有志而不遂者矣。未有無志而有成者也。立志之道。先須辨別何者是上等人所爲。何者是下等人所爲。我所願學者。是何等樣人。我所不屑爲者。是何等樣人。此志一定。卻須堅確不移。凡平日誦讀講習。與夫目之所見。耳之所聞。其爲我志所願。勉而求之。其爲非我志所願。決而去之。自能向上。他日長進。則所志又別。若知其上等而不肯學。知其下等而不能去。此爲無志。民斯爲下而已。

或問劉先生。始終進學如何。先生曰。吾自幼有不甘流俗之志。此念最真。斯言可日省也。人若甘於流俗。其流而下也。何所不至。若一念不甘。其達而上也。亦何所不至。人有必爲聖賢之志。後來工夫不整密。意思漸衰惰。不免終於庸人。若一向安於流俗。下稍何所底止。是

可畏也。

少年立志要遠大。持身要緊嚴。立志不高。則溺於流俗。持身不嚴。則入於匪僻。

三綱五常。禮之大體。人只看作治天下之經。於自家全無關涉。殊不知有此身。便有此箇道理。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。何物。衛風曰。人而無禮。胡不過死。

士有百行。百行修而後成人。猶身有百骸。百骸具而後成身。疲癱殘疾。知而惡之。敗度廢節。不知所惡。則是生者而同死者之罔也。

凡人立身。當思達不可行於天下者。窮卽不可自身爲之。方能得志與民由之。不得志獨行其道。

學者親賢樂善。是第一事。少年見剛毅正直。老成篤實之人。能愛之敬之。其人必賢。若疏之遠之。其人必不肖。蓋所愛敬者在此。則狂誕匪僻者必在所遠。若疏遠者在此。則狂誕匪僻者必在所親故也。高忠憲公嘗言。以此驗人。百不失一。吾嘗以此自省。亦以觀人。

初學最緊要是恭儉二字。恭非貌爲恭。以敬存心。則顏色語言步趨之際。節文自謹。在家庭敬父兄。在學舍敬師長。是恭之實事。儉非吝嗇瑣細。日常遇小物。有不敢暴殄之意。凡居處飲食衣服。有不敢過求之意。是儉之實事。以是二者。馴習不舍。則侈肆之念。漸漸不萌。久則漸漸消化。心思自能向正。上達之基。定於此矣。人之敗德喪行。未有不根於侈肆者。

少年之日。先要識得人之賢否。事之善惡。言之是非。則必術自能向正。雖離父母師傅。亦可不至於邪惡。

矣。諺云：知好惡，此其實也。

君子存心於利物，究也已。未嘗不利。小人肆行以害物，究也適足以害己。君子於物喜其成，而惡其敗。然已亦得成焉。小人於物樂其敗，而忌其成。然已常得敗焉。心之所感微矣。喜怒好惡，何可不謹。

人各有業。農有畎畝之事，工有器用之事，商賈有市肆車牛之事，廢業游手，不至於失所，必入於不肖。士爲四民之首，則有學業。朝而受業，晝而服習，夜而記過，無憾而卽安。其大都也。旣然整衣冠，挾書冊，號爲民首之人，當思言民首之言，行民首之行。處不媿爲士君子，出不媿爲士大夫，使人敬而愛之。則而微之，若不自愛惜。荒廢本業，與夫寡廉鮮恥，決裂名教，甚或逐蠅頭之利，工市僧之術，反不若胼手胝足，爲質樸之農夫，以沒其齒矣。原其病根，只是不勤於學，故無上達之志，而甘下流之趨也。韓子曰：業精於勤，荒於嬉。劉忠宣公曰：習勤忘勞，習逸忘惰。人至嬉遊忘惰，亦可哀矣。且思世閒飽食終日，無所事事者，何物。程子曰：農夫祁寒暑雨，深耕易耨，播種五穀，吾得而食之。百工技藝，作爲器用，吾得而用之。甲冑之士，披堅執銳，以守土宇，吾得而安之。卻如此閒過了日月，卽是天地閒一蠢也。嗚呼！蠢猶未足以言也。

今世極多游民，是以風俗日惡，民生日蹙。雖其業在四民者，莫不中幾分惰游之習，而士益甚。飽食終日，無所用心而已。羣居終日，言不及義而已。究其爲害，更甚於游民也。今宜蚤作夜思，求其所未知者，與夫所未能者，將終其身而有皇皇不及矣。亦何暇博奕飲酒游談浪走哉。農夫之耕，夏失業，則不無秋。

冬失業。則麥無秋。春失業。則菽無秋。故曰。思無越畔也。爲學而逸游。是耽其不入於小人希矣。須知此身除卻學問。更無一事可爲。此生自少至老。憂樂窮達。無非學問之日。委心矢志。以求無負此讀書人三字。久久自能向上。小有小成就。大有大成就。書云。惰農自安。不昏作勞。不服田畝。越其罔有黍稷。

稼穡之難。學者尤不可不知。食者生民之原。天下治亂。國家廢興存亡之本也。古之人自天子以至於庶人。未有不知耕者。今雖農家之子。有不能秉耒耜者矣。有不能辨菽麥者矣。殷天子之子。生長民間。是以賢聖之君六七作。周公陳幽風。述王業之本。使人主知小人之依。是有道之長。無過周者。漢以孝弟力田取士。故其俗猶爲近古。至於南北分爭之日。上下一於浮侈。隋唐繼之。其風益甚。取士者以詩賦請謁者以文辭。而務本力穡之事。蕩如矣。相沿至於今日。人人恥不文。不恥不仁。畏不奢。不畏不義。閒有一二稍近本實。則羣鄙共笑之。而此一二二人者。亦復低首汗顏。諱而謝之。是以世道人心。禍若此烈也。夫能稼穡。則可無求於人。可無求於人。則能立廉恥。知稼穡之難。則不妄求於人。不妄求於人。則能與禮讓。廉恥立。禮讓興。而人心可正。世道可隆矣。古之士出則事君。處則躬耕。故能守難進易退之節。立光明俊偉之勳。其爲政也。恭儉而仁恕。其立身也。正直而廉潔。其居位去位也。如一日。其達行窮居也。各有爲。未有進退失據。不知重輕者也。今之卿大夫。貪墨無厭。寡廉鮮恥。士庶人詐僞百端。食嗟來之食。甘噍噉之加。只坐不能無求。故至於不畏不義。不能不妄求。故至於不恥不仁也。夫與其文而爲不仁。孰若樸而以仁存心。與其奢而爲不義。孰若儉而以義律己。吳康齋先生講濂洛之學。率弟子

以躬耕。劉忠宣公教子讀書。兼力農。何粹夫官歸。關後圃種菜。俱可爲百世之師也。許魯齋有言。學者以治生爲急。愚謂治生以稼穡爲先。舍稼穡無可爲治生者。詩云。高山仰止。景行行止。雖不得至。心嚮往之。是之謂矣。

凡人既讀書。須實作箇讀書人。有讀書人之容貌。有讀書人之言語。有讀書人之行事。要之以心術爲本。都人士之詩。所謂其容不改。出言有章。行歸於周。萬民所望。孟子所謂惟君子能由是路。出入是門也。今日百事俱被秀才作壞。觀其平生。不如不識字。愚民遠甚。真是無所不至也。自非洗心滌慮。慕倣古人。竊恐流俗所移。將不能免。世故日深。禮義之心日喪。雖有美質。二三十歲以往。同歸不肖而已。可爲深戒也。

程子云。學者先須理會氣象。氣象好時。百事是當。氣象者。動容貌。正顏色。出辭氣之類。此義今之學者。全不理會。單好說箇心字。不知容貌。顏色。辭氣。何一而非心之符。論語。君子不重則不威。學則不固。孟子。根心生色。成王顧命。惓惓於自亂其威儀。易文言。美在其中。而暢於四肢。發於事業。有諸內。必形諸外。推之六經。何處不然。如何可忽。其忽之者。以爲威儀容貌。特其外耳。內外表裏。豈有兩截。持其志。無暴其氣。敬以直內。義以方外。聖賢教人。未嘗偏廢。弗思爾已。

讀書須立準課程。如古人朝經暮史。與夫半日讀書。半日靜坐之類。量其力之所及而遵行之。朝考夕省。勿使一日虛度。人生少壯。要不多時。人事閒之。讀書之日有幾。當深思古人惜日之義。劉忠宣公曰。此

日虛度一可惜。惜日則自不得閒。凡閒思想。閒言語。閒行走。自少至老。斷送多少歲月。往不可諫。來猶可追。可發深省也。高忠憲公曰。每至夕陽。簡點一日所爲。若不切實鍛鍊身心。便虛度一日。流光如駛。良可驚懼。薛敬軒先生亦言。每上牀。即思一日所爲。若無疚於心。則安寢。若行有不慊。則輾轉反側。必求所以改之。古人用心。莫不如此。

小學近思錄。但要成誦。刻期可畢。若其義。則雖終身由之。不能盡也。學者不從二書爲門庭戶牖。積漸以進。學術終是偏枯。立身必無矩法。

凡治一經。必兼通他經。而後一經始得通曉。蓋文義有彼此觸發者。亦有詳略體用互爲條貫者。若耳目逼窄。心思也便推廣不去。譬諸行路。容足之外。俱無所用。然行路者。必就周行。若徑僅可容足。鮮不躓矣。又如舟行。容楫之外。均無所用。然乘舟者。必濟巨川。若港僅足容刀。鮮不膠矣。今日經學全廢。其習一經者。只記誦得幾許時文。以應制科一日之急。其經之要旨大義。茫無所知。卽其盡讀五經者。亦不過修記覽爲辭章而已。於身心全無所得。程子所謂卻是不曾讀也。經如何得通。宜其人才之奄鄙也。韓文公云。士不通經。果不足用。諸子先人以來。皆有一經之傳。治此經。當求此經之益。省記誦詞章之勞。以用力於經義。一年熟一經。卽不能二年熟一經。十年讀書。盡從容也。先令成誦。而徐以涵泳其義。味體之於心。驗之於身。日用行習。使心目之間。無非此種道理。將來成就。自是不同。今日父兄之壞子弟。只是計近功。逐小利。當其就學。卽欲能文字。取世資。不思樹木者。猶求用於十年之後。爲之師者。莫

不以鄙夫患失之心。逢其主人。譬如庸醫擔囊入門。惟計藥資之厚薄。不恤病者之死生。其所用藥。溫涼瀉補。只顧目前一刻之效。而不求其病本之所在。是以世教日趨日下。先代遺經。日晦而不知所極也。

圖學今全廢。是以名物制度。一槩茫然。古人左圖右書。書只是發明圖義。非圖義安從明。且如易書。若不看圖卦爻象之辭。如何得明。今人徒學空言。所以無事於圖。若要實作。便知少不得。如奕棋賭事。若有意求勝。便去尋棋譜。

讀書豈是徒要識字記故事而已。祇要講明事物之理。而求以處之。大小各得其宜。是故大學之道。可以修身。可以齊家。治國。平天下也。故云。非學無以廣才。若事物不以經心。萬卷何益。

程門四字教。曰存心。曰致知。朱門四字教。曰居敬。曰窮理。居敬所以存心也。窮理所以致知也。一也。而朱益緊切矣。學者舍是。更無學法。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。

一念放逸。而百邪竝起。一念戒懼。而羣私退聽。故敬爲德之聚。

今日窮一理。明日窮一理。不急不緩。積之久久。自能融會貫通。渙然有得。今人說爲學不實從事。於窮理只是懸空想像。究竟何益。想像得來。雖有所見。終是偏枯。若更執己不化。爲害不淺。

程子謂說書必非古意。今不得已而說書。只据經文平說章解句釋。使大意明曉。全在聽者切己體味。引伸觸類。以盡其餘。不敢蕪辭蔓說。以滋惑也。若言說煩多。則難記憶。即使盡能記憶。非從心得。隨明隨

暗而已枉費功夫。

許魯齋爲子弟說書。便問目前作何體驗。想見其平生講讀。無一句一字。不從身心體當過來。所以切實有得。今當以此爲法。

爲學最喜是實。最忌是浮。記曰。甘受和白受采。忠信之人。可以學禮。忠信只一實字。故敬曰篤敬。信曰篤信。行曰篤行。好曰篤好。無所往而不用。是實也。其爲人也厚而重。君子之徒也。本於一實。其爲人也輕而薄。小人之徒也。本於一浮。程子曰。未有不誠而可以爲善者也。

人自孩提少長以往。日就於浮薄。故學問之道。一則曰主忠信。一則曰敦厚。然非有二義也。實則厚。浮則薄。且以愛親之心驗之。自知好色有妻子以後。所存幾何。父兄之前。果無一語虛僞否。果無一事隱瞞否。推之五常六行。將復何如。中庸謂不誠無物。吾人一生。有何事盡得幾分。是可猛省也。

學問之事。貴於有恆。最惡輕躁。人卽昏惰。豈無一時奮發之意。但此意思。不能久長。旋已忘卻。終是無益。雖是資性過人。進銳退速。同歸於廢而已。易恆之辭曰。日月得天而能久照。四時變化而能久成。日月四時無速運。亦無停息。只是一晝了一夜。一寒了一暑。一日如是一歲。亦如是以至今。亦如是。是以化育盛而歲功成。富有日新。有不期其然而然者。吾人日進無疆之益。正宜如此。

學問不能長進。只坐不致於一之故。日用工夫。既向此旋。又向彼。方事此尋復事彼。一起一倒。那得有益。若併疊心力。專於一路。自能月異而歲不同。易謂三人行則損一人。一人行則得其友。損彼則益此。天

下事何者不然。

凡人常心不可失。常度不可改。語稱有恆。書言常德。吉士詩美其儀一兮。心如結兮。無非是也。自所執之業。以及衣冠言動。內外大小。有恆無恆。罔不一轍。總以存心爲主。學者用心。苟能始終若一。則執業自是有成。立身自是不苟。若朝暮易趨。歲月變慮。鮮不爲小人之歸者。

天地閒只一箇消長道理。一身之中。善長而惡消。則爲君子。惡長而善消。則爲小人。一家之中。善長而惡消。則至於有餘慶。惡長而善消。則至終有餘殃。推之國之興亡。世之治亂。莫不皆然。然消長分數。於此進一分。則於彼退一分。譬則水車一般。終無停止之勢。是以古人有云。勿以善小而不爲。勿以惡小而爲之。終身守此兢兢也。今人於所不宜爲者。輒曰何妨。於所宜爲者。輒曰何必。以此二言。長無限過惡。涓涓之流。至於懷襄。不可不戒也。

學問之道。惟虛受最有利益。譬之一器。虛則凡物皆能入之。若先置一物於中。更何物能入。易咸卦之象曰。山上有澤。咸。君子以虛受人。山至高也。澤至卑也。以至高者。乃處至卑之下。可謂虛矣。虛故能受也。自注云。易象正解。是以虛而通。若山下有澤。則爲損矣。舜大聖人也。而曰舍己從人。顏淵大賢人也。而曰以能問於不能。以多問於寡。有若無。實若虛。而况吾人本庸愚之流乎。然非誠有欲然不足之心。惟恐人之告之有所不盡。終亦不能相入。若有一毫自足自是之見。存於胸中。則聲音笑貌之際。已有形之而不能隱者矣。此亦孟子所謂拒人於千里之外者也。最是學者大患。說命曰。惟學遜志。未有不遜於

志而能長益者也。醫家亦以中滿爲難治之疾。蓋膏粱藥石俱不能進。則死亡無日矣。

程子云。人主一日之閒。接賢士大夫之時多。親宦官宮妾之時少。則足以涵養德性。而薰陶氣質。吾人平日亦有然也。接詩書師友之時多。親米鹽妻子之時少。則德性氣質自是不同。一日不學。身心不知安頓何處。

今人與居。古人與稽。二者闕一不可。不古人與稽。則無以識事理之當然。別流俗之非是。不今人與居。則無以相觀而善。切磋之益少。而所學或失之偏矣。

凡與一人相接。不有益。卽有損。不可不慎。大約三種人宜近。然不可不擇。賢士可以養德。明醫可以養身。良農可以養生。若比匪人。則喪德。異端術士進。則喪身。嬉遊無業之人處。則喪生。可爲寒心也。

人不能無過。但期於改。蓋人生氣稟。旣已不齊。有生以來。復爲習染所錮。理義之心。喪失者多矣。一息不簡點。視聽言動。已不可知。小則日用云爲。大則人倫事物。隨所接而見。不可不省察也。然亦有自己以爲無過。而不知已爲大失者。正此心陷溺之深。而可哀痛者也。全賴父兄師友從而指示之。或旁人舉而告之。或相與竊議之。不可不力求而力改也。子路大賢也。而曰人告之以有過。則喜。成湯聖人也。而曰改過不吝。人能於此等處取法一二。便有可商量。人無智愚賢不肖。多不喜聞過。若實論之。只不喜聞過一節。下愚而已。不肖而已。更何賢與智之有。今人千百之中。無一人肯告以過者。甚者父兄師長。亦存幾分情面。以爲無招其怨也。何況餘人。只緣自家不欲聞過。或從而文飾之。故人有以窺見其微。

弗屑開口來告耳。古今能飾非、能拒諫者，莫如紂與丹朱。然其人可師法與否？先儒有云：攻人實過者，最難；能受人實攻者，尤難。吾不能自愛其身，至於有過，而此人者不忍我之有過，而以相告，是其愛我過於我之自愛也。身者，父母之遺體，辱其身，是辱親也。人不忍我之有過，而以相告，是其愛我，又愛及於我之親也。而敢不敬聽乎？然又非知之難，改之爲難，亦有一種人，面從而中不然，亦有一種人，善屈服承受，而後來仍只如是，尤爲無望。正夫子所謂吾末如之何者，人而至此，亦可哀已。顏子有不善，未嘗不知，知之未嘗復行，此爲不遠之復。與文王不聞亦式，不諫亦入，相類。下此得力，多在悔耳。悔者，自凶而趨吉者也。人能於過時，類有泚背、浹汗一番懲艾，一番對治，後來臨事，自知敬慎，不至大段錯謬。孟子云：人恆過，然後能改。離之初爻，亦曰：履錯然敬之，无咎。履錯而敬，猶賢於履錯而不敬。恆改則恆無過。試思衣服在身，垢不忘洗，疥癬在膚，苦不忘治，况疾不止癢，疥汗不止衣服，其忍之哉？○凡聞人言而不從，與夫從而不改，於彼分毫無損，適以明其厚，其失仍在自家，益以重其罪。○大凡姑息之愛，言多順耳，德義之愛，言多逆耳。故曰：苦言藥也，惟人亦然。嚴正者，益我德者也；狎昵者，長我惡者也。於此自審，思過半矣。○大抵好我者之知我失，必不如惡我者之知我失之深，而中人能深察惡我者之言而改之，則庶乎其寡過矣。

不能反躬，是學者第一病。修己不切，實由於此。與人多齟齬，亦由於此。記曰：不能反躬，天理滅矣。滅天理，必窮人欲，民斯爲下而已。○曾子曰：省其身，只是反躬之事。孔子孟子只教切己自省。

窮達壽夭，天也。知愚賢不肖，人也。在天者不可強，在人者有可爲。君子爲其所能爲，小人求其所難強。子曰：「不知命，無以爲君子。」古今人以不知命之故，枉爲小人者衆矣。游氏曰：「居易未必常得窮通，皆好行險，未必常失窮通。皆醜好醜，一成怨讎，不能毀孝子慈孫，不能改於已取之而已矣。」